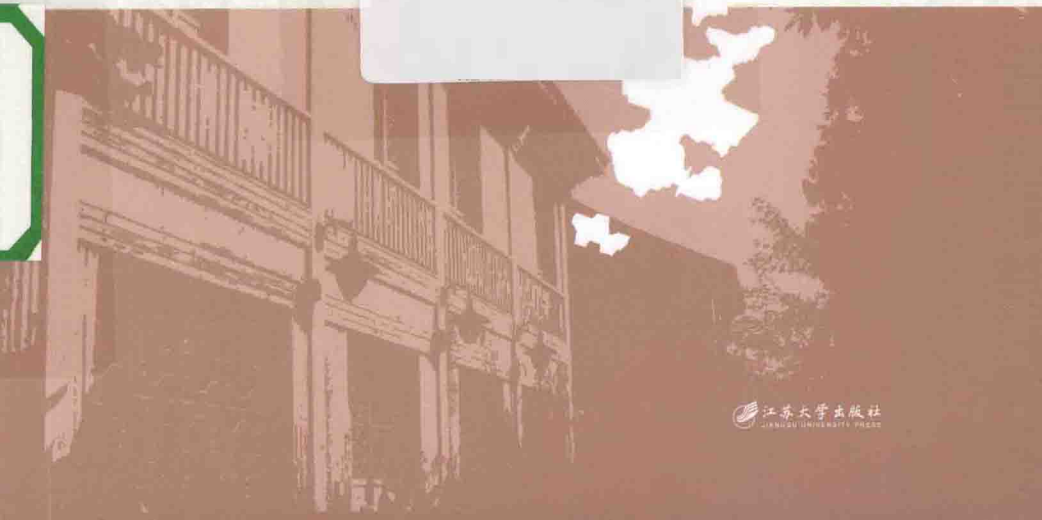


吴绍祥 / 著

巴蜀梦寻

真的有**界线**吗？它们是并行的两条**人生的时空隧道**，
路隧道，一来一往，向着相反的方向。它们中间被一堵墙隔开，但这堵墙上却预留了一
“互通的小门”。
使我们原本清晰的生活中**现实和梦境**的界限变得模糊。
梦境开始有记忆以来，
乎都是在寻找吗？**寻找**一处可以喝水的**水渠**，一处可以躺下，
躲避的街角，一处**寻找**可以亲



巴蜀梦寻

吴绍祥 /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蜀梦寻 / 吴绍祥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81130-856-3

I. ①巴… II. ①吴…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3019 号

巴蜀梦寻

BASHU MENG XUN

著 者/吴绍祥

责任编辑/林 卉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句容市排印厂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890 mm×1 240 mm 1/32

印 张/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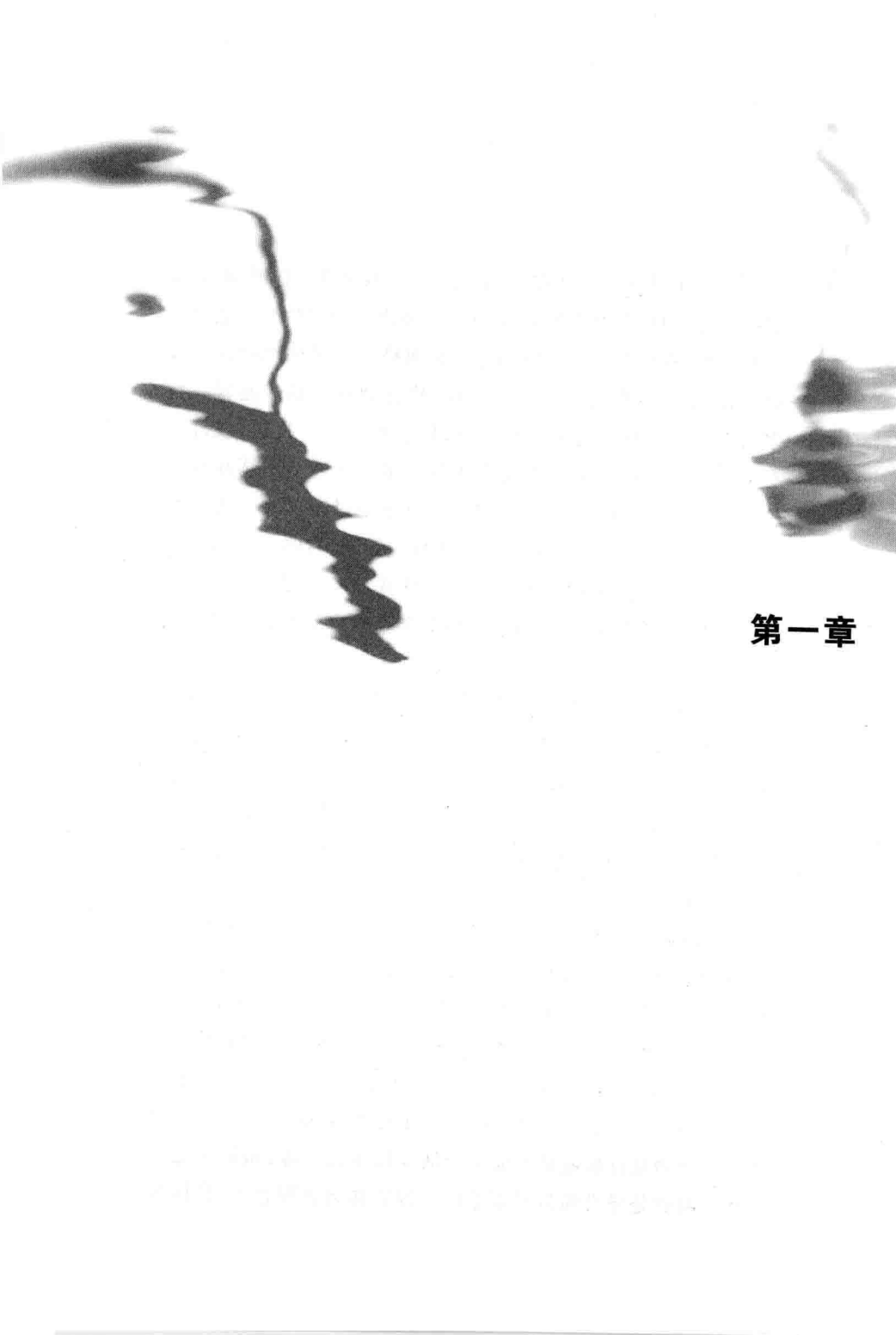
字 数/12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856-3

定 价/30. 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第一章

有时在漫步，有时在用餐，有时睁眼躺着，有时独坐吸烟……忽然间，空虚感袭来，就像一个隐形杀手，看不见他对我刀割剑刺，我却有一种血流不止的枯竭感。那种枯竭感并不疼痛，却比疼痛更难忍受。我在变轻，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我多么需要一只有力的手把我拉住，按在椅子上。我想，或许只有上帝的手才有那份足以安定我的力量。这种空虚感在我年轻时，一年之中只偶然造访一两次，顶多不过三五次。可等我过了四十五，到了五十，它的造访竟日益频繁，有时一个月就有五六次。它折磨我，嘲笑我，羞辱我，让我筋疲力尽，让我枯竭。而当这种空虚感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难以忍受时，我就想：我真的需要找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做做了。

许多年以来，在我每每为当年寻找唐瞿之事后悔时，我就在心里问自己：究竟是什么促使我答应燕离揽下寻找唐瞿这个苦差事的？我试着寻找了许多理由，我也相信它们或多或少在当时促成了我的承诺。比方说，当时那种热烈的氛围，一帮朋友期待的眼神，燕离近乎命令的话语……但它们都不是起决定作用的理由。

一定是空虚感。我在心里回答自己。一定是空虚感时常来袭，我急于想找件事做，而且它必须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于是我才爽快地应承下来。那些时日，我从检察院退休在家，空虚感更是乘虚而入。为了消除那种致命的感觉，我时常去找邻居聊天，或是驱车去金山找心萤法师闲话。但这些行动只能让我获得短暂的平静和充实。而且对于受空虚感折磨的人来说，要想选择做某件事或是参加某项活动以填充空虚，做出决定的过程本身就是异常痛苦而艰难的。因为你会患得患失，会认为

做任何事、参加任何活动都是无意义的，多数时候你会赖在烂泥坑里，情愿忍受被腐蚀的痛楚。

我并非是在应承了燕离后就立即后悔的。事实上，我的后悔情绪的形成是有个过程的——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伴随我调查寻找的步步深入而一点点地滋长、蔓延、堆积，甚至可以说直到最后一刻，我的后悔情绪才到达顶峰，占据整个心灵。

那是2008年10月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镇江七里甸附近胜利桥旁看邻居蒋振兴家的新房上梁，燕离打来了电话。他告诉我他从北京出差路过镇江，约我们一帮旧友周六在老地方小聚。他电话里的声音显得兴致十分高昂：“你是一定要来的。不得推辞，我的好兄弟。不要开车过来，因为晚上少说得喝上半斤八两。我可是难得回来一趟。不见不散……”他声音洪亮，夹着笑声。

燕离原是镇江颇有名气的画家。四十岁那年，他忽然宣布离开镇江，去北京发展。他声称他的北上进京类似古代士人的“游学”，而“游学”的目的除了增长见识，就是要寻找志同道合者，建立一个“圈子”。如果“圈子”已经存在，那么，他的任务就是找到它并加入进去。他说，“圈子”说起来有点不好听，因为它会让人联想到“拉帮结派”，但实质上它的存在是合理的，因为要向世人说明自己的艺术主张，兜售艺术品，一个人单打独斗往往事倍功半。从某种意义上说，“圈子”也就是欧洲人的“沙龙”。燕离或许是对的，因为没几年，他就成为他的“中国新文人画派”圈子的核心人物之一，可谓声名鹊起。他是我们这里一帮志趣相投者中年龄最长的，所以，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担当起我们这帮人聚会活动的主角，张祭称之为“祭酒”。

我会去的，周六见。我也用兴奋的语气回应他。

挂断电话，我一边继续看建筑工人给新房上梁，一边想象几年没见的燕离会有些什么变化。就在这时，事故发生了。一



名工人从尚未固定好的木梁上跌落下来，身体重重地砸在一辆用来装运建筑材料的铁制手推车上。众人趋步上前，七手八脚把那个工人抬到平地上。那人伤势极重，脸部血肉模糊，双眼紧闭，任你如何呼唤，他也不应答。我拨通了120急救电话。大约过了半小时，救护车才赶到事发现场。次日一早，我到蒋振兴家问那工人的伤情，蒋振兴说，那个工人昨晚九点多钟已在医院不治身亡。我们互递了一根香烟，凑在一起长吁短叹了好一阵子。蒋振兴沮丧地说，他会因此花掉一大笔钱。我心想，他也够倒霉的。说来奇怪，接下来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梦见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唐瞿从一座灰白色的建筑上掉落下来。事实上，我看到的仅仅是一个男人的影子从一座灰白色的高楼上纵身跳下来，当场死亡。那人脸部朝下，五官已经移位，血肉模糊。不知怎么，当我上前翻过那人的身体时，他的脸竟变得完好无损，没有一丝血迹——那竟是唐瞿的脸。我从梦中惊醒过来。我显然是被吓醒的。我缓缓坐起，打开电灯，看到身边老妻在均匀呼吸，这才确定刚才经历的是一场噩梦。但仍旧是惊魂未定。十多年来，虽然眼前偶然会浮现唐瞿的影子，旧友相聚时也常常有人提及他，但他怎么会忽然间成为这么一个不吉利的怪梦的主角呢？

星期六早晨就开始下雨。黄昏时气温少说下降了五度。我在衬衣外加了一件薄西装，撑起雨伞，早早走到马路边等出租车。我原本住在城里桃花坞小区，提前退休后受聘于一家律师事务所处理一些非讼业务。主任是我的老朋友，他照顾我，让我上自由班。因此，我就搬到了城西七里甸蚕研所附近的一处旧宅安度晚年。这地方很偏，难得遇到一辆空驶的的士，何况是雨天。

赶到市区火坛楼巷中段的名流酒店时，燕离、李文、张祭、顾雨帆四人已到，他们正在玩一种叫“斗地主”的纸牌游戏。李文接过我的雨伞，给我让座。燕离站起身，走过来拍拍我的后

背笑着说：伙计，头发又少了不少嘛。燕离还是那么高挺峻拔，满头蓬松的灰色长发很自然地往后梳理，尖尖的下巴上留着一撮胡须。我一直很羡慕燕离，我时常跟人说：单凭燕离的相貌，就没有人怀疑他的艺术家身份和艺术成就。他天生就有一副艺术家身板和艺术家气质。他脸上不夸张的笑容永远都那么亲切和真诚。

你的头发灰白成分也占主导地位了，我说，不过呢，比你满头黑发时更有韵味。

燕离微笑着拉我入座，并吩咐女侍给我泡茶。他从自己随身携带的高档皮包里拿出一袋包装精美的茶叶交给女侍。

什么好茶，包装这么精致？我问。

金骏眉，是红茶。我知道你喜欢喝茶，却不考究。现在已经是秋天，应改喝红茶或乌龙茶，不要再喝绿茶了。燕离用行家的口吻解释说。

燕离到北京发展真是选对了路。张祭说，看看燕兄的派头，一平方尺三五万不成问题吧？

有超过这个数的，也有一两万甚至几千块的，这个还是要看作品质量。燕离自信而又不无得意地说。

正说着，一个穿深褐色军用雨衣的人走进包房，那人消瘦的脸藏在雨衣的帽子里面，透着古怪和神秘。我们一时都没认出是谁。当他把帽子脱下来，我们才异口同声喊出辛致远的名字。他哈哈大笑。张祭把他的雨衣接过去挂在墙角的木制衣架上。

你们说他刚才那样子像不像邪教护法什么的？燕离问。

像，的确很像。众人异口同声。

屈指算来，我们这帮人也有好几年没能聚在一起了。当然，其中一两人打照面还是有的。比方说，我和张祭就经常见面，他在文史馆工作，我经常会去向他借阅一些资料，他的篆刻和诗词十分上档次。李文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油画方面颇有

成就,没事时还喜欢侍花弄草,由他嫁接、培植出来的梅花、月季不仅花色艳丽、香气浓郁,花期还较常见品种长出五到七天,是花鸟市场上的抢手货。我家院子里的那棵碗口粗细的染井吉野粉色早樱,是经他嫁接改良过的品种,花期比无锡鼋头渚长春桥上的同名樱花要长一个星期。这棵樱花树姿态优美,树冠婆婆如伞盖,可荫蔽二三十人。我曾当着李文和燕离的面说,我对那颗樱花的喜爱远胜燕离送我的那幅《怀素书蕉图》。我喜欢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把罗汉床搬到树下,一个人坐在床上喝茶、听《神秘园》。每到花期的最后两天,和风阵阵吹来,漫天花雨如雪,我就会产生强烈的梦幻感。我喜欢那种梦幻感,我觉得我的灵魂正在接近道家炼丹时常常感受到的那种变幻莫测的神仙境界。至于顾雨帆,他是一所高等学校的美术老师,一位游记作家。他擅画江南山水,师法明人王时敏,笔墨松秀绝伦,淡墨晕染,意境清远苍茫。

酒菜上桌了,大伙推杯换盏,不亦乐乎。其间,名流酒店的老板欧阳庆云还进来敬了两圈酒。他高高的个头,胖乎乎的,留着板刷头,鹰钩鼻子十分显眼。他也算是个文化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行草有几分倪元璐的神韵。我们总来他这里聚会,一来是看中这个小酒馆深居破街陋巷的安静,不起眼、不招摇,二来也是看重欧阳庆云亦文亦商的身份。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欧阳庆云不但能满足我们提出的各种古怪要求,还总能想出一些奇招妙式牢牢拴住我们的不羁之心。

其实,我们都还有另一个喜欢这里的原因:“名流”十多年格局、陈设不变。走进酒店门,走进包间,坐在椅子上,总能找到过去的一些感觉,找到十年前的一些感觉——那些已逝时光中或精彩或暗淡的片段会浮现眼前;那些容易被忘记的人和事,在这里似乎都能被唤醒、被记起。

欧阳庆云几杯酒下肚就不想走了,他干脆让女侍拿来一副餐具,挨着下首的李文坐了下来。在大家缺乏主题的交谈中,

燕离发出感叹,他说:依稀记得当年大伙为唐瞿送行时的情景,也是在这个包间,也是在座各位,今晚却遍插茱萸少一人。

有哪位知道唐瞿现在怎么样?他在哪里呢?顾雨帆问。

话题忽及唐瞿,倒使我猛地记起连续两个晚上做的那个噩梦。我支支吾吾把梦境说给大家听,大家虽然不以为意,但内心多少有些隐忧,这从包间里紧张的空气可以感受到。我之所以支支吾吾,是因为觉得复述梦境简直就是犯罪,就像是在诅咒自己的朋友。

没有人知道唐瞿这些年都在哪里,在做什么。就连身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的燕离也不知道。

只记得那晚他说要出去闯闯,先离开镇江,到新四军纪念馆去过渡一下。燕离说。事实上,他到底有没有去新四军纪念馆也不清楚。因为之后他就没再和我联系,我呼叫他的传呼机也没回应。

大家七嘴八舌,说出种种可能。究竟哪一种可能属实呢?

欧阳庆云建议说:要不我们发动关系打探打探?

怎么打探呢?张祭不无忧虑地说,他是四川人,这里没有他的亲戚朋友可以问讯,可以说他离开镇江地界,只要他不主动联系我们,我们就失去了关于他的一切消息。

要不这样,燕离语气有点兴奋地说,我们主动去寻找唐瞿。

主动寻找?这怎么可能?

李文说:如果我们真的主动去找他,等见到他时,只怕他把我们当疯子。

至少,这在我们这些人的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想法,更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张祭说。

关键是我们想不想唐瞿,想不想再见到他,在这里,和他谈心闲聊。燕离说,只要我们真的想他,想在这里见到他,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去寻找他。

不知怎么的,听了燕离的话,我有些激动,我自觉好多年没

有这样的激动之情了。我仿佛初尝了一点兴奋剂，又高兴，又害怕。

我们当然都想他，这还用怀疑！大家齐声说。

这个理由就足够了。燕离坚定地说，现在的问题，就剩下谁是寻找唐瞿的合适人选了。

当然是林隐寺最合适。张祭看着我说，对不对，林兄？你赋闲在家，做过地区检察官，做过律师业务，你既有时间，又有经验，在瞬息万变的茫茫人海中寻找蛛丝马迹，那是你老本行，是你的长处。

燕离也坚持认为我是寻找唐瞿的不二人选。他说：隐寺在重庆上的大学，在川渝一带人脉广，资源丰富，如果唐瞿真的回了四川老家，隐寺找到他的可能性最大。

怎么样？燕离看着我，眼光炽热。如果你答应，费用就不要愁了。

是啊，如果林兄答应去，费用我们来凑。张祭、李文、顾雨帆、辛致远齐声说。

燕离朝他们摆摆手：用不着你们出，就像张祭先头说的，我一个平方尺就能换回好几万，这点费用算什么？

这是我们的心意，我们多少得出一一点。大家说。

欧阳庆云笑呵呵插话道：你们为什么就把我忘了呢？好歹我还有这么一片酒店，多少赚到些银两。要说出费用，无论如何也不能少了我这一份。

这样吧，费用由我先垫上，等隐寺回来后再作商议。燕离一挥手，平息了大伙对费用问题的争论。

那天晚上，我们都喝了很多酒。小包厢里面乌烟瘴气，酒酣耳热之际，我当众答应了大伙的要求，也向参加聚会的朋友表了态，那就是竭尽全力把唐瞿带回“名流”。当时，我是那么兴冲冲地，满心喜悦和渴望。接下活计，我觉得光荣，觉得我有

责任去寻找故人,有把握把他带回这里,带到这个十多年前我们喝酒道别的小酒馆。

隐寺,回家要做好弟媳妇的工作,我建议你带上她一起去,这样还有个伴儿,你看如何?燕离嘱咐道。我笑了起来,我告诉大伙儿:这个问题就不要劳神了,又不是一年半载都在外面。关键问题倒是我要跟律师事务所请好假,不能光拿人家的薪水不干活儿。

离开名流酒店的时候,雨差不多停了,我把燕离交给我的旅行支票收在西装左边的内袋里,还伸手摸了摸,确信收妥了,出门叫了的士。一条腿刚跨进车里,却被张祭叫住,原来我的黑色小夹包和雨伞丢在包厢里的一把椅子上了。

这次聚会结束后,一连几天都在下雨。燕离打电话问我出行准备情况时,我告诉他天一晴就出发,先到茅山新四军纪念馆去了解一下情况。

二

我就是在新四军纪念馆开始萌生悔意的。那个接待我的女馆员轻声而淡漠地对我说:都十几年前的事了,谁还记得?人海茫茫啊!就算面对面站着,也不一定能认出来。

他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你们联系过?比方说,打个电话随便聊几句;又比方说,告诉你们中关系较近的一位他在什么地方做事。我不死心,又追问了一句。

她摇摇头,短头发微微颤动,瘦削的脸看起来特别严峻。她夹在腋下的文件夹忽然坠落,文件散落地上。我赶忙弯腰帮她捡起来。

谢谢您!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

嗨!跟您说,现在的人与人之间不像以前那么互相在意和

牵挂了。她用温和的语调对我说,知道吗?现在的人都很忙,没有时间关心身外之事。而且,现在的人像是没有根,飘忽,难以确定。

您说得对,我们都在忙工作,忙生计,没有精力再去关心别的事情了。我说。可她说的没有根、难以确定究竟所指为何呢?

唐瞿是个好人,大大咧咧的,对什么都不在乎,有点怀才不遇吧。她锁着眉头,似在回忆过去和唐瞿一起工作的某个细节。不过他也不怎么用心自己的工作,是的,他的生活观我们难以捉摸。

您说得对,他确实有些散漫,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说,他在和你们闲聊时就没说到以后准备去哪里、做什么吗?比方说,他最喜欢做什么,最喜欢去什么地方生活。

没有,他不说这些。她又摇摇头,没有光泽的黑硬短头发微微颤动。说实在话,唐瞿这人有时做事有些不近人情。同事跟他的关系应该说都很不错,大家见他一人生活,日子过得清苦、乏味,就会时常轮流请他到家里做客,他也不生分,总是侃侃而谈,大家都很喜欢他。可就在他离开纪念馆这件事情上,他却对所有同事没透露半个字。大家不知道他为什么走,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侃侃而谈确实是他的风格。不近人情?唐瞿真的是这么一个人吗?本来清晰的唐瞿的身影、他的五官、他的语调,此时忽然模糊起来,变得遥远、虚幻,仿佛他从来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从来就不曾真实地存在过。关于他的一切不过是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

还能找到他吗?就像她说的,茫茫人海,每天都有人在消失,每天又出现那么多新面孔。他还存在于世间某个地方吗?像他那种对任何事情都满不在乎、漫不经心的人,像极了一片枯黄的落叶、一页漂白的日记,在什么地方被风吹起,又在什么地方坠落都是那么不经意,轻飘飘的……

我开始有那么一丝后悔。我忽然发现我接手的活计不但劳神费力,有可能还没有结果。

您不妨去广州打听打听。在我跟那位女馆员道别时,她提醒我说,他是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他有可能去……啊,对,我想起来了。她的眼里有了一丝光。他曾经提到过他大学时的一个老师,提到过什么博物馆……哦,对了,大概是南越王墓博物馆……对,就是这个博物馆。

谢谢,您提供的这个信息很有价值。我会去那里的,不管他有没有去过广州,有没有去过南越王墓博物馆。

在我开车准备离开那里时,忽然间想起一件听说过的趣事:在茅山烈士纪念碑前放爆竹,能听见新四军的冲锋号声。

我驱车去一家小店买了几百元的爆竹。我跟店主说:您带我去那个地方。店主十分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那是一个空旷的广场,纪念碑依山而建,高耸在半山腰,需攀登许多台阶才能接近。

店主说:不需要走到纪念碑下面,在广场把爆竹点燃就行。

能听到军号吗?

放心,绝对没有问题。您只管竖起耳朵听就行了。

店主点燃了爆竹。

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听到了一阵阵的军号声。声音单调,总是重复几个音节。

我径自听得入迷。几百元的爆竹一阵噼里啪啦炸完了,我还意犹未尽。

我递给店主一支烟,我们俩就坐在石阶上聊起来。

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我问店主。

听人讲嘛,说是新四军烈士英魂不散,听到爆竹声以为又开战了,于是就吹起冲锋号。

您相信吗？

相信，绝对相信。不然，您还能做什么解释？他有滋有味地吸着烟，一脸自得之意。

解释是有的，但哪一种解释也不能让所有人信服。

店主走后，我一个人在那里又坐了一盏茶的工夫。其实我并不相信店主的解释，但我又偏偏对他的解释近乎着迷。说白了，我希望他说的是真的。

后来的很多天里，我的耳畔总是响起爆竹声中的阵阵冲锋号声，有时在梦里都能听到。有好几次我在和别人说话时，都因为忽然听到冲锋号声而走神。事后，我颇觉歉意，总是解释说：最近身体不大对劲，刚才耳鸣了。

回到镇江时，天色已晚。我在西津渡街一家小吃店用了简餐，喝了点茶水。然后徒步走到小码头街西北面那条废弃的铁路边。铁道口那幢破旧空置的百货商场尚未被拆除，它污黑肮脏，矗立在一片废墟中，成了那里的制高点。它的对面就是原来的革命历史博物馆，我曾在一个冬天的午后和唐瞿在博物馆二楼空旷的大厅里长谈。我走进博物馆时，一楼大厅聚集着一帮无所事事的工作人员，他们正有说有笑，嗑着瓜子。唐瞿一身便装，脚上那双休闲鞋又旧又脏，我跟他身后登上二楼的楼梯。那是一座木结构的旧建筑，据说是由古超岸寺庙宇改建而来。如今这里已是一片废墟，一堆堆建筑垃圾构成一片丑陋的坟场，一盏没有灯罩的白炽灯被一根插在垃圾堆里的竹竿挑起，聚光虫飞舞着，不时撞击着灯泡和竹竿。

夕阳从西边的窗棂照进来，照在暗淡陈旧的木地板上。我和他的坐姿在斜阳的推送下，跌落在地板上，变成两堆古怪的暗影。

我们具体都谈了些什么呢？整整一个下午。就像一对知己，谈些不着边际的所谓文化问题。旧建筑的特有气味阵阵袭来，患有过敏性鼻炎的我总是控制不住打喷嚏。记忆中，那是

我和他唯一一次仅有我们两人的长谈。

当下最重要。他似乎反复提到这句话。就是要过好现在，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不要问明天。没有现在，哪有明天？说到这里时，他必定会放声一笑，那神情有着得意的成分，而且，似乎像在嘲笑什么。

这是一种新的人生哲学吗？这和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区别吗？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当时我意识到他的这番论调是一种对人生经过严肃思索才得出的结论。它只是表面上颓废，而实质上乐观，因此它是正确的。而今朝有酒今朝醉则是酒话，尽管和前者貌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实质上却完全不同。因为它的基调是悲观的。而且你总觉得它是不负责任的人说出的，它顶多就是一个酒鬼的一时之悟，等酒醒了，他也就忘记了，不再执行了。所以它是靠不住的。

我在废墟旁站了很久。当下最重要。唐瞿的声音有好几次从废墟里响起，就像在我耳边。

我并非刻意要走到这里，这里也不是我回家的必经之地。但我却鬼使神差地来到了这里，一个人在夜幕下久久徘徊。

人的经历有时就这么不可思议。在我的大学校园的东南角有一个用于体育教习的游泳池，池边有一颗无人修剪的大黄葛树，树下有一张老式的木质长条街椅，记得我和我的初恋女友总会在晚饭后走到那里，坐在木条椅子上。因为那个泳池只用于上课教习，所以那地方多数时候都很安静。我们的影子在泳池那潭平静的水里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她叫楚笛，很好听的名字，人也长得俊秀。有一天她什么也不说便舍我而去，我总还会不知不觉一个人晚饭后走到泳池边，坐在那张简陋的街椅上。我已习惯晚饭后步入黄葛树下。不过，在接近游泳池的一块坡地上，有一个精致的、小径交叉的花园，以前，我们会故意偏离大道而步入花园，去走那些弯曲幽暗的碎石细径。那是一个神奇的花园，我总会在那里迷失，每次都是楚笛牵着我走出

迷宫。有同学说,那个花园是按照五行八卦建造的,暗藏奇门遁甲之术,类似于蜀军败逃时诸葛亮为拦截陆逊而在江边布下的八阵图。自从楚笛走后,我一个人再也不敢走进花园,我怕我会迷失在里面,走不到生门。

她也会像我一样不知不觉走到这里吗?我会在这里重新遇见她,问清楚她离开我的原因吗?我曾不止一次在心里问自己。我没能在那里再遇见她。但有一次,那是她离开我后的第一个冬季的某一个阴雾蒙蒙的傍晚,我吃过晚饭,背起书包,拎着饭盒,径直走到泳池边。我坐在那里,头枕在木椅靠背上,一直坐到身上发冷,坐到晚上十点半校舍熄灯。就在我站起身准备回宿舍时,忽然间,她的声音在我身边响起:

瞧,你有白头发了。

她曾在我们相识的那个夏季的某个黄昏从我的头发中找出一根白发,并说:瞧,你有白头发了。那是一个雨后的黄昏,晚霞十分明丽。从那以后,我总能一个人坐在泳池边的木条椅上听见她说话,喊我的名字,声音轻柔而令人心碎。